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NEW 新

故事会

®

STORIES



武侠故事

STORY SELECTION



上海文艺出版社



此书谨献给故事爱好者

《故事会》连续十多年发行量在全国各类刊物中名列前茅,它如此兴旺发达,离不开海内外千百万故事爱好者的支持。此情此谊,令人难以忘怀。为更好地为读者服务,我们在尽心尽力编好刊物的同时,决定编辑出版“《故事会》爱好者丛书”。

丛书分别向读者推荐、介绍各类故事精品:既有引人发笑的幽默、滑稽故事,又有让人潸然落泪的悲剧故事;既有童心不泯的 16 岁故事,又有令人拍案叫绝的武侠故事……丛书努力开掘传世名篇的潜能,奋力捕捉社会生活的热点,通今博古,情趣盎然。

丛书对读者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对作者也具有较强的借鉴作用。

故事会 编辑部

故事会®



有时候一个好故事会改变你的一生
把我的作品变成你心中难忘的故事

(中国名刊《故事会》注册商标)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出版

邮发代号: 4-225
32开本 半月刊
每本定价: 2.50元
全年定价: 60.00元
上半月刊每月22日出版
下半月刊每月8日出版

- ◆《故事会》1963年7月创刊,是全国故事文学中牌子最老的刊物。
- ◆1985年7月,《故事会》发行量达760万册;1979年至今,发行量已连续二十多年位居全国期刊前列;在世界综合文化类期刊中,排名第五位。
- ◆1994年被中央电视台评为“读者最喜爱的全国十大杂志”之一。
- ◆1997年、1999年先后两次入选“百种全国重点社科期刊”。
- ◆1999年、2003年、2006年连续三次获得“上海市著名商标”称号。
- ◆2000年、2002年、2004年连续三次获得“国家期刊奖”。
- ◆2001年进入“中国期刊方阵”,获“双高”(高知名度、高学术水平)期刊。
- ◆每期辟有二十多个富有特色的栏目。如笑话、幽默世界、东方夜谈、外国文学鉴赏和中篇故事等。近年来,又相继推出百姓话题、点击网络故事、感动中学生的故事、3分钟典藏故事等品牌栏目。
- ◆2004年改为半月刊。
- ◆在全国设立了几十个发行点,建立了强大的发行网络。

目 录

精习武功

- 苏镖师观棋遇异..... (2)
- 憨李忠傻练怪招..... (7)
- 八百斤巧计拜师..... (12)
- 张三爷京都收徒..... (16)

天外有天

- 占石猴拳败无敌..... (19)
- 小丫头力坠千斤..... (24)
- 结师徒功胜一筹..... (29)
- 飞腿弹踢踹徒侄..... (33)
- 双比武蓬草生辉..... (38)

崇尚武德

- 山东汉技服骄僧..... (43)
- 饮酒客诚减小道..... (47)
- 忌贤能自食其果..... (50)
- 使暗算师父殉德..... (55)

除恶惩凶

- 劈马猴为民除害..... (59)
- 惩恶僧路见不平..... (62)
- 护孤寡力挫金刚..... (66)
- 劫艺女巧难班主..... (69)
- 救善人计胜飞贼..... (72)
- 除祸害怒杀太守..... (75)
- 逼雄威力惩凶顽..... (80)

神力解仇

- 敲重锤不计前嫌..... (86)
- 献绝技气煞泼皮..... (88)

锁飞拳惩教忤逆	(92)
蔑生死力镇凶僧	(96)
斗鹰犬飞走绢桥	(101)
吐龙珠誓除妖孽	(105)
度寒暑再展杏旗	(112)
化干戈共保江山	(116)

巾幗武秀

丑新娘巧戏井霸	(121)
慈山姑义释贼顽	(124)
强寡妇计除大害	(127)
新媳妇拳船救夫	(131)
孙娘子巧治二刘	(134)
甘老太以柔克刚	(138)

威震外夷

侠义举舍身护佛	(143)
甩绝招沸腾京都	(149)
施妙计斩洋凶	(154)
飞檐壁誓夺国宝	(157)

侠天恨海

双义行泪洒花烛	(162)
荒山遇怪杰	(162)
夜探罗家寨	(168)
谁是盗宝人	(174)
洞房花烛恨	(178)

编后记	(185)
-----------	-------

精 习 武 功

铁杵磨成针，
功到自然成。



苏镖师观棋遇异



明末清初，武功山上有两座寺院。北寺叫悬天庙，住着一个和尚，法号一心；南寺叫停云观，住着一位道长，道号静远。传说这一僧一道，一盘棋下了三冬三夏，尚未分出个输赢胜败来。

这一年，从直隶广平府来了个著名镖师，名叫苏老秀，路过武功山下，在荒草村小酒店停脚打尖。这酒店的小二，平时好海吹云拉，今天正云来雾罩地吹这武功山上一僧一道的棋艺武功，苏老秀听得半信半疑。

这苏老秀自幼练得软硬之功，从十八岁跟定镖车浪迹江湖，走遍了南七北六十三省，今天听店小二说山中藏有武林高手，不由心中动了求艺之念，何况他又是一个棋迷，这就更投了胃口。

于是，苏老秀快马加鞭把镖银解到杭州，办好手续，掉转马头日夜兼程返回荒草村。他把马匹行装寄存在酒店，单身只影，沿着进山的蜿蜒小路向悬天庙而来。

武功山山势险峻，岭如刀削，峰如立柱。苏老秀仗着练过轻功，翻越舍命崖，攀上鹰勾嘴，爬过长虫背，飞渡一线天。他暗自思忖：这回还真

多亏我这习武功底，要不，别说想上悬天庙，就是舍命崖、鹰勾嘴，也早把我挡在山外了。

山路越走越窄，连个放平脚掌的地方也难寻得，苏老秀爬、攀、勾、挂全用上了。眼看红日西沉，天色暗了下来，通天崖石壁顶端影影绰绰显出一座寺庙，这庙院修得好刁怪呀，光溜溜的石崖刀削直立，几十根铁索将庙吊在石壁尖上。苏老秀站在崖下仰望了半晌，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心中不由暗暗叫苦。

难道就这么回去？自习武以来，苏老秀还真没有这么窝囊过。他定下心来，眯眼细看，终于发觉冰凉溜滑的石壁上，浅浅显出几处脚蹬手抠的印迹。苏老秀心中一阵猛喜：是了，是了，这定是一心法师上庙的路了。于是他二话不说，使出“壁虎钻云”的祖传特技，手抠浅凹，翻身倒挂，贴紧石壁，像壁虎一样慢慢蹭着倒爬上去。累了个半死，总算攀上了进庙的台阶。

推开庙门，庙院内鸦雀无声，只有大殿蒲团之上坐着一个胖大和尚，双目微闭，五心朝天，正在行气练功。苏老秀在荒草村酒店听店小二讲过，这和尚一打起坐来，五天五夜不吃不喝也不动。苏老秀不敢惊动法师，只好站在大殿一角等候。

天慢慢黑下来了，山风从庙门洞里呼呼吹了进来，像万支冰箭向身上射来，苏老秀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实在忍耐不住，只得向坐在蒲团上的老和尚高高一揖，大声呼道：“老法师，我这厢有礼了。”

这时，才见一心法师长长舒出一口气，微启眼睑。苏老秀不由身上打了个寒战，只见老法师一双眼睛明若朗星，利如神剑，他自知法师功夫决非一般。

老和尚慢慢起身，双掌合十，口念：“阿弥陀佛！何方施主，久等了。”苏老秀说出家乡住址，只说观棋，不敢露出求艺的意思。

老和尚微笑着说：“贫僧久居深山野林，无事寻事做，强下几子，也不懂棋路！”苏老秀深知：真人不露相，露相无真人。便把话岔开，向僧人求斋讨饭。

次日清晨，吃过早斋，一心法师说：“施主如有雅兴，今日便可同去解闷。”出得庙门，向右一拐，行十几步便到了松林边上。一心法师停下

脚步，把僧袍下摆掖在腰间，说：“施主须紧紧跟上。”只见他向下蹲腿一弹，跳上一棵高十几丈的树枝，树枝向下一弯，随后向上一翘，那法师像弹子一样被弹了出去。苏老秀忙提气跃身，登上树尖，谁知那和尚已三弹两跳，变成一个黑点不见了。苏老秀追了一程，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庙中。

当天中午，一心法师下棋回来，问他为什么不去观棋，苏老秀双膝跪地，口称：“师父，莫要再戏弄小徒，望指迷津以点悟途！”

一心法师双手将他搀起，口称：“不敢！不敢！我何等手法，敢受鏢师如此重礼。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天天为找那个牛鼻子老道下棋，那棋亭又在松林中央，这松林树密无路，就逼着练点雕虫小技了！想看棋，还先得练这弹跳轻功，你为人聪慧，学这点小能耐是不难的。”

一心法师当即把苏老秀领进后院。只见后院里一眼古井，几多菜畦，那白菜才安上秧，萝卜才出来芽。

古石井上，安着一架撬杆。按说撬杆一头坠一个石块或砣子，向井口的一端是井绳和钩儿，打水时把空水桶挂上钩儿，用力把另一头石块撬起，等打满水桶一松手，那石块自然把水桶撬出井口。可奇怪的是，那老和尚的撬杆，与众不同，坠石块的一端什么也没有。

苏老秀正琢磨着哩，只见一心法师把水桶挂好，打满了水，忽然飞身登上杆坠石块的一头，把水桶撬出井口，接着又像闪电一般，顺杆滑向水桶，接住桶辘，把一桶水倒进石槽之中。就这样，“哗哗啦啦”，水进菜畦，看得苏老秀直了眼，迷了神。

从此之后，苏老秀就揽下这浇菜的营生。

转眼间三个月过去了，白菜包了芯，萝卜满了缨，苏老秀自觉几个月来收益匪浅，心中又活动起来，几次见到一心法师，想提观棋之事，不知怎地，老不好开口。

一日，一心法师做过早功，对他说：“老秀，这几月来你的功夫大见长进，准备明日一块去会会道长吧！”苏老秀喜不自胜，连连答应。

次日凌晨，两人步出庙门，只见东方红霞万道，紫气缭绕，好一派高山古刹幽雅之景。到了松林边上，一心法师要苏老秀把他的僧带牵好，随后两人跳跳跃跃，不大工夫来到一个石雕亭子前。

石亭四周是一片如毡的草坪，一心法师飘身下了树杈，踏着草尖步履如飞，苏老秀紧跟在后，却把那草棵踩得东倒西歪。他自愧功夫还不到家，暗下决心要把技艺练到妙处，才回广平府老家。

到了亭前，见亭上有四把石椅，围着一张石桌，西首石椅上早稳坐一位和尚，面前摆着半盘残棋。

一心和尚口念：“阿弥陀佛！”静远和尚口念：“善哉善哉！”两人入座，二话不说，支“车”拨“炮”，攻“卒”飞“相”，杀得难解难分。

苏老秀在一旁观棋，时间一长，便看出破绽来。原来两人的棋术实是平平，如果两人都不走误步，一胜一败早见分晓，哪须杀上三冬三夏呢？苏老秀几次话顶在嗓子眼上，又硬把它咽回肚里，他怎敢在这二僧面前卖弄聪明？

日头平西了。一心法师念声：“阿弥陀佛！”静远和尚念声：“善哉善哉！”两人才住手不下。石桌上仍是半盘残棋。苏老秀心中诧异：这棋别说下三年，再下十年恐怕也见不出高低来！

一心法师给苏老秀丢个眼色道：“这是我小徒苏老秀，请和尚提携方便，让他送你一程！”那静远和尚忙说：“使不得！使不得！”说着起身便走。苏老秀是个聪明人，知一心法师准有用意，忙紧跟了和尚不舍。背后就听一心法师念了声佛，说：“请高抬贵手，点拨一二，我拜托了！”

静远和尚来到松林边上，一不蹿，二不跏，只晃开两膀，那合抱粗的大松树，自然闪出一条路来。苏老秀紧贴和尚身后，见这开而复合的松树，明白了一心法师荐徒学艺的一片苦心。

和尚回到南山停云观中，思忖良久，才对苏老秀道：“既来之则安之吧，一心法师已授你轻身之术，我再把这‘铁背靠’传授给你，你要倍加珍重才是。”

第二天，静远和尚把苏老秀领到一片松林之中，说：“这片松林，都是同年所栽，均有碗口粗细，树龄都有五十年了。”往前，又走进一片松林，说：“这里的树，都一搂多粗，树龄均在百年之上。”往前走，又是一片松林，“这里的树都有两人合抱粗细，”静远和尚说，“树龄都在五百年之上。”静远和尚领他穿过三片松林，问他领悟了些什么。

苏老秀说：“徒弟蠢笨，不知说得对不。我见这三片松树皮上，都被

人磨得光光亮亮，这当然是师傅练‘铁背靠’时留下的印迹……”

静远和尚仰面哈哈大笑，说：“悟了就好！悟了就好！今后你再不怕围入万马军中……哈！哈！哈！”

冬去春来，静远和尚见苏老秀的“靠”功已成，便带他一同去观那半盘残棋。这回，可是苏老秀开路，和尚紧跟了。赶到石亭，一心法师正在静等，那半盘残棋仍然摆在桌上，只是棋子更换成烧饼一般大小了。

二僧对面坐了，交起锋来。走了几步，一心法师说：“老秀，帮我把左边卒攻过河去！”苏老秀漫不经心，用手一推，不想那棋子纹丝不动。他心中不由一惊，改用两只手，使上全身气力，那棋子就像生根长在石桌上一般，急得他出了一头大汗。

一心法师微微一笑，轻轻撩起两个手指，向棋子上一按，便稳稳当当地把那个棋子粘了起来，挪到对岸边位上。

静远和尚意味深长地说：“老秀，你不知这棋子乃生铁铸成，这桌面是一块吸铁石呀！”

一番话，说得苏老秀心中如拨云见日，他恍然领悟，这二僧，是明里下棋，暗里练功啊。

李光藩 搜集整理

憨李忠傻练怪招



“去吧”是一门武艺。去吧在十八般武艺之外，可是比十八般武艺还厉害。如果不相信，请你听一段故事。

从前，有个小伙儿名叫李忠，祖上留下十几亩薄地，一家人没明没夜地苦干，日子过得也怪滋润。他家老几辈子都是大好人，常常受恶人的欺负。李忠长到十二三岁时，爹跟娘商量：“窝囊气受够了，咱忠儿虽然有点儿笨，可是怪有力气，叫他学几手武艺，撑撑门事吧！”娘也点头说好。他爹就备了一份礼物，把李忠送到百里外的碧河镇樊东门下，拜师学武艺。

这樊东自幼在少林寺练了一身好武艺，在江湖上很有点名气，慕名前来学艺的人很多。这一年，樊东收了一百个徒弟。

在这一百个徒弟当中，数李忠年纪最小，长得最不起眼，矮墩个儿，憨头大脑，拙嘴笨舌。师父看他是个穷人家的孩子，又少个心眼儿，就没有正儿八经教他，天天派他烧火打柴。

李忠想：杂活总得有人做，虽说耽误学武艺，多学几年也是一样的。

所以他干得可欢了，每天做完杂活，也跟师兄们练几下子。不过，李忠确实不大聪明，一抬手动脚就引得师兄们哈哈大笑，李忠心里说：笑啥哩，你们练十回，我练一百回，不信练不成！别人笑，他不笑，练得更带劲啦！

一晃三年，徒弟们该出师了。师父樊东在徒弟临走时，都送每个徒弟一件武器，教一手绝招儿。九十九个徒弟都走了，只剩下李忠。

李忠说：“师父，我心眼儿笨，这三年没学个啥，让我多学几年吧！”

樊东心里想：一块绞丝头木疙瘩，砍不尖，旋不圆，成不了器，再学十年也是枉搭。就说：“不行啊，李忠，学三年就得出师，你回去吧！”

李忠跪下苦苦哀求，樊东说啥也不收留他。李忠见师父那么坚决，也不好强求留下了，于是求师父赐给他一件武器，再教一手武艺。

樊东摇摇头，什么也不给。李忠跪在他面前，怎么也不肯走。

樊东烦透了，心里说：你呀，生成是讨饭吃的材料，给你一根打狗棍吧！就顺手拿了一根木棒棒，耍了一圈儿，扔在李忠面前，跺跺脚说：“去吧！”说完，就闭起眼睛，靠在椅子上，不理他了。

李忠高兴极了，心里想：师父待我不错！不光赐给武器木棒棒，还教了抡棍子、跺脚，这一手去吧武艺，也不枉我学艺三年。他给师父磕了三个头，捡起木棒棒，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爹娘见李忠回来了，都急着问：“儿啊，这三年都学的啥呀？”李忠说：“学的去吧！”爹娘说：“去吧是哪号子武艺呀？”李忠说：“师父待我好，这武艺只教我一个人，九十九个师兄都没学到呢！”爹娘听了，也喜得合不拢嘴。

打这天起，李忠白天下地干活，一早一晚就练去吧。只见他手舞木棒，“刷”地一抡，脚一跺，大喝一声：“去吧！”他白天练，晚上也练，一遍一遍地老是练。开头，他几天摔坏一根木棒，后来几下就摔坏一根。开头他使的是几斤重的木棒，一年后，换成了七八十斤重的，到三年头上，换成了两百多斤的大铁棍。

苦练了十年，李忠成了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他大铁棒一抡，呼呼风响，只见棍不见人，泼水不入；脚一跺，尘土四起，地都打颤颤；喝一声“去吧”，指哪里打哪里，百发百中。村子西边岗坡上，有一块大石头，足有一间房子大，有一天李忠耍到兴起，“噔”的一棒，打在石头上，“轰隆

隆”好像放了开山炮，大石头开了花，碎石头块子满天飞，看的人吓得伸长了舌头，半天收不回去。方圆几十里内的地痞、流氓、恶霸，再也没人敢欺负他了。李忠喜欢打抱不平，专跟恶人作对，替好人出气，这一带人人都敬仰他。

李忠爹娘见人家夸儿子有出息，喜欢得合不拢嘴，说：“咱忠儿好，都是樊东师父教得好啊！”爹娘经常对李忠说：“儿呀，该去看看师父啦！”李忠也很想念师父，每次去师父家，总是带上一包袱礼物，用大铁棍挑着，背起来送去。

碧河镇经常立擂台比武。这一年来了个山东大汉，名叫沈魁，这人身高八尺，脸黑得像锅底，浓眉怪眼，鼻孔朝天，浑身黑肉起疙瘩，活像个黑煞神。他占了擂台，说是要会天下好汉。

樊东的九十九个徒弟都来了，谁都想上擂台露一手，樊东高低不准徒弟前去。他说：“人家跑江湖卖艺，不过是为了糊口，咱们何必计较呢？”其实，他心里想：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倘若输了，岂不坏了我的名声？所以执意不准徒弟们打擂，徒弟们急得直痒痒。

那沈魁立擂三天，也有几个打擂的，都是刚刚伸手，就被沈魁踢了下来。从此再没人敢上擂台了。

沈魁又等三天，见无人打擂，就哈哈大笑，在擂台两边立下两块大木牌子，一边写“艺压天下”，一边写“威镇碧河”。

碧河镇上的人非常气愤，纷纷去找樊东，请他出马打下沈魁的威风，给碧河镇挣回面子。樊东只是笑着摇头，就是不肯出马。

人们说不动樊东，就去找他的徒弟们。徒弟们早就憋了一肚子气，都认为那姓沈的太狂妄了，隔着门缝看人，把人看扁了，不把他打下来，真是太丢人了！经众人一鼓劲，他们就瞒着师父去打擂。

樊东的徒弟们要打擂了！这消息一下哄动了四乡，来看热闹的人都往碧河镇跑，擂台下顷刻挤满了人。

那沈魁果然厉害，三下五去二，把樊东的九十九个徒弟都摔下台来，有的摔断了胳膊，有的跌折了腿。

这下子，樊东急得坐不住了，如果不亲自出马挽回面子，以后在这一带还咋混下去哩？他换了衣服，来到台下，脚尖一点，“嗖”地蹿上了擂

台。台下的人见樊东上了擂台，“哗”地一下拍巴掌齐声叫好。人人都说：“老将出马，赢定了。”

沈魁见这阵势，知道来者不善，就格外小心。他们两人说了几句客套话，就动起手来，一来一往，拳脚相迎，闪挪跳跃，各逞绝技，打得难分难解。台下的人看傻了眼，个个伸长了脖子，张大了嘴巴，眼珠子瞪得滚圆。他们两人斗了一百多个回合，不分胜败，樊东打得上性，看准一个空子，飞起一脚向沈魁的小肚子踢来，沈魁闪身躲过，伸手去抓樊东的腿，樊东急忙收腿，已来不及，被沈魁在鞋底上猛推一掌，那樊东一个“倒栽葱”从台上跌了下来，亏得徒弟人多，接住了他。虽然没有摔伤身子，可是已经热汗直流，呼呼喘气上不得擂台了。

看的人一下子凉了半截儿，都说：“樊东打不赢，沈魁算是没敌手了。”

沈魁在台上哈哈大笑，大声说：“找个有本事的来吧！我的武艺连个零头还没有使出来哩！”

樊东和九十九个徒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垂头丧气。

这时候，李忠赶到了，说：“师父，我上去收拾他！”九十九个师兄一听，都笑道：“你会啥武艺呀！”李忠说：“师父教我的去吧，我练得差不多了！”樊东正没好气，骂道：“你别给我丢人现眼了，去吧！”

李忠听到师父说“去吧”，以为是叫他上擂台哩，就把礼物包袱恭恭敬敬地放到樊东面前，铁棒一捣，“噔”地一声跳上了擂台。

看热闹的人泄了气，正想走，见有人上了擂台，又“噔噔啦啦”围了上来，纷纷议论着：“想不到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有人说：“樊东还不行，李忠更是莽麦皮打浆子——不沾板儿。”

沈魁见李忠傻呼呼的，压根儿没把他放在眼里，拉长声音说：“小子，就你这样儿，也敢来打擂？”李忠嘿嘿一笑，说：“试乎试乎呗！”沈魁说：“擂台上打死人可不偿命啊！”李忠又是嘿嘿一笑，说：“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台下的人听了，议论说：“这人只怕是疯了！”“不是疯子也是傻瓜！”都替李忠捏一把汗。

沈魁见李忠拿着家伙，就提起一对黑虎铜锤，一只五十斤，两只整

百斤。他铜锤一举，摆开架势，说一声“请”，就泰山压顶般地向李忠打来。

李忠铁棍一抡，脚一跺，吼一声“去吧”，这一声吼，好似打炸雷，震得台下人人捂耳朵。他脚一跺，擂台忽闪忽闪的，那铁棍下去，“喀唧”一声，把那对黑虎铜锤打飞了百丈远。沈魁仰面摔下擂台，四脚朝天躺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

一时间，台下巴掌拍得似刮风，叫好的喊声十来里外都能听得见。

李忠提着铁棍跳下擂台，给樊东行礼说：“师父，那伙计只怕是个纸扎的人，经不住一棍子。”

九十九个师兄围着李忠，向他贺喜，问他咋练得这一身好武艺。李忠说：“我是按着师父教的去吧天天练呗！”

九十九个徒弟一齐埋怨师父：“去吧这么好的武艺，为啥不传给我们？”樊东脸上青一阵子红一阵子，动了动嘴，就是说不出话来。

欧阳河 王岳松 搜集整理

八百斤巧计拜师



大清道光年间，广平府城南关里，有个姓杨名露禅的，年纪三十多岁，因为家里贫穷，每天总是推一辆独轮车，以卖煤土为生。杨露禅生得虎背熊腰，肩宽膀圆，力气过人。他推的独轮车，一车少不了八百斤，足够半道街使用。所以人们开玩笑，有喊他“半道街”的，也有喊他“八百斤”的。靠着推煤土，杨露禅一家老小生活倒也过得去。

广平府城里西大街，有一家生药店，名叫“太和堂”，是河南温县陈家沟人开设的。掌柜的姓陈，几个伙计也都是陈家沟人。当时人们传说，这太和堂药店里，从掌柜到伙计都练一种拳术，名叫“太极拳”。究竟太极拳是什么样式，不光谁也没见过，连听也没有听说过哩，只是在每天早起或者晚上，练拳习武之声才从店内传出。有少数爱好拳术的想看个究竟，但是由于太和堂店门早晚总是紧紧关闭，所以尽管人们留心，也总是看不到。

杨露禅从小爱好拳术，每天早起练拳，卖完了煤土，也跟几个拳友一起练拳习棒，近来他常听人们说起太极拳如何如何，心里好奇，总想